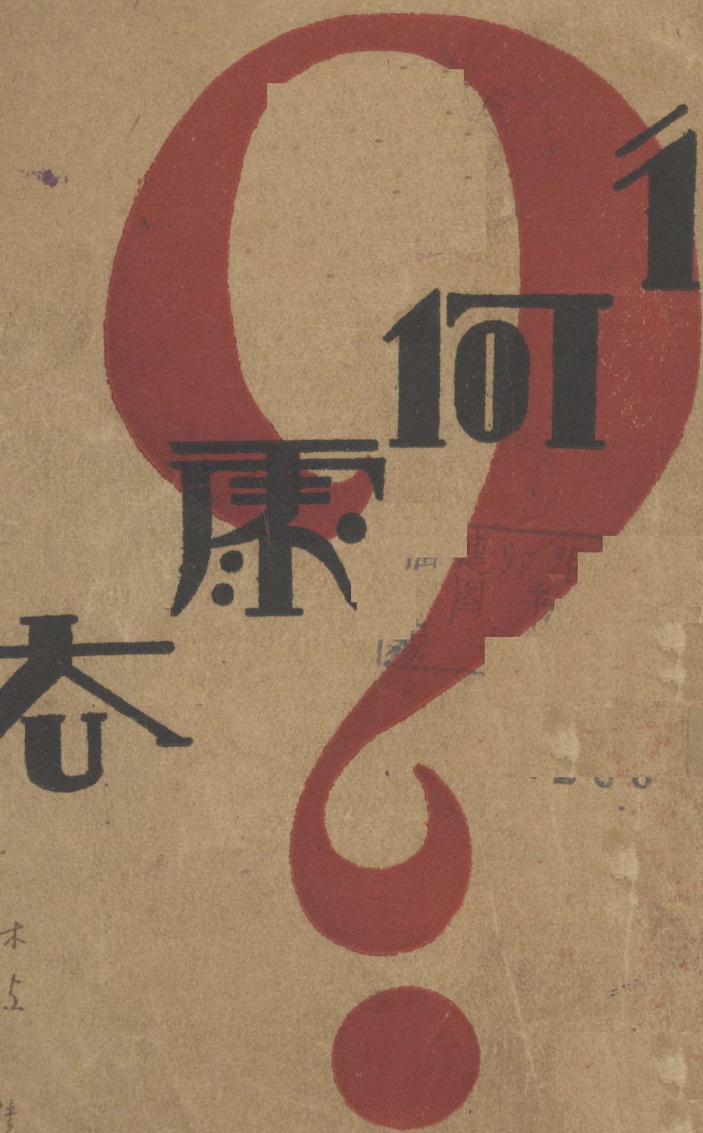




胡也頻著

第一線書店刊

往何處去

目次

往何處去·····	一
黑點·····	二五
一羣的朋友·····	四一
約會·····	五五
墳·····	六九
毀滅·····	八三
海岸邊·····	九七
生命·····	一〇七
雪白的鸚鵡·····	一一七

往何處去

無異君是一個年青的著作者。在現代，把生活像紙燈一般吊在空中的，也正是著作者。自然，在情形如同亂麻的社會裏，凡百是有例外，不消說，著作者也難免有窮和富之別了，然而無異君却是很實在的屬於非常之窮的這一面。

他在三個星期前還住在北京，現在到上海來已有五天了，其餘的時日是消耗在旅路上。

爲什麼他要離開北京？這在別人很不易解說。因爲，並不受什麼刺激，也不爲什麼事情，而又是突然，出乎一切朋友意外的，忽忽地這樣便走了。這在他，連自己也覺得有點可笑，所以他想起：光着腳在雪地上徘徊，在大陽光底下又戴着皮帽子，這情形正像他離開北京的緣故。

離開北京究竟是離開了。來到上海，一切又都是陌生生的，如同一個初瞎眼睛的人，什麼都摸不着頭緒。這譬如，有一次，他走錯路了，因為口音的不同，連問幾次而別人都搖搖頭，『啥』一聲便昂然不理，連想雇一輛黃包車轉來也無法。『真可惱！』他想。最後是寫一張住址給巡捕，要不是身上還帶有紙和筆，則一夜遊蕩在馬路上，是成爲意中事了。

然而使他最感困難的還是錢。這說過，離開北京是荒唐，來到上海又無故，所以非常之窮的無異君，自自然然的，生活費便是難的問題了。本來，他很知道，只要寫兩篇文章給「文化週刊」，爲了老投稿者的關係，稿費是不至於故意留難，錢一有了，不是那瑣碎的事情就容易辦理了麼？可是他不能寫！如同石塊一般壓在他心上的只是苦惱的情緒。

並且，爲了許多女人的妖冶和物質輝煌的擾亂，他忽然深深的覺得，像這樣的上海，真不合適於住一個又窮又單身的客！

他的心靈又不安了。

無異君住在上海的房子是一間亭子間。亭子間，是房子中最小的，放了一隻床，一隻桌，一隻椅，以及在角落間堆着兩隻爛了邊的布箱，這之外，那所剩下的空地地方，就不及床面積那樣大了。

『這是坐牢了！』他常想。

搬到這亭子間來，曾經過許多麻煩，而且曾做了許多在別人眼中的傻子，像這些，雖說無異君是一個飽經困苦的人，被別人看做傻子也已經是常事了，却難免終覺得人類的可惡，和漸漸地感到自己人生的寂寞無聊了。

然而搬來後，使他覺得煩惱的事情就更多了。

亭子間的底下是廚房。一到了早上，中午和傍晚，而其實即在普通安靜的下午也常有的，鍋聲就雜亂的響着，又夾着許多怪腔的男女的謔笑，這種種聲音都

非常分明的奔到這亭子間裏面來，而且還帶來了臭薰薰的茶油在炸的氣味。像坐牢一般的無異君，也正因為是孤伶伶的，真不能用一種耐心去習慣這些。所以，只要聽見了那聲音和嗅見了那氣味，無異君就會陡然覺得沉沉地壓在心上的，差不多是苦惱和厭惡混和的情緒。

尤其是在每天天將明時，從很遠的，鐵輪子軋着石塊上的怪響，一路響到這亭子間的窗下，和一種極粗魯的腔調在喊叫——這是分別不清的口號。於是便響起許多倒馬桶和洗馬桶的聲音，那種的臭氣就又陸續的奔到這亭子間來了。無異君是非常擔憂着這種污濁的空氣將使他得到了肺病。

打開那惟一的窗子，對面的是別一家的客堂樓。時時，一陣陣黑的煤煙就會從別處的煙囪上，隨着風，飄進了這窗子。於是這惟一流通空氣的地方，也只好常常緊閉着了。有一次，因為充滿了茶油的氣味，整個的亭子間都流蕩着像是濛濛的霧，無異君又打開了那窗子，並且把自己的臉朝向窗外，却是在無意間，看

見到那對面客堂樓中的人類的醜劇——一對男女光着身在床上活動，這又給無異君一個刺激，他好像自己受了恥辱似的煩惱着。

他想，『這個地方是不能再住下去了！』

*

*

*

*

爲了錢的緣故，無異君一清早就離開他的亭子間。

他一個人靜悄悄的走下了仄的樓梯，靜悄悄的開了廚房的門，靜悄悄的走在弄巷的中間。他忽然生了一種奇怪的覺感：像他自己這樣，不會被什麼人當做扒手之類的看待麼？因爲四周圍像睡一般的安靜，直到弄巷口，才看見在一家老虎灶旁邊，站着買水的，蓬頭垢面的幾個男人和女人。

他走到馬路上。二月初的天氣還很冷。晨風是充滿着強度的清涼。這清涼的感覺便立刻散漫到他的全身，使他想：除了心是熱的，一切都冰涼了！

他微微的念到初進當舖的那件舊皮袍。

接着，許多靜靜地潛伏的往事就蠢動了——像暫時快樂和長久悲苦的，那種種，就爭先恐後的要使他再作一次明顯的記憶。

『空着肚子來細嚼生活的苦味……這樣……沒有意義的生活不是就有了意義了麼？』

他想，默默的想，就又通過了另一條寬闊的馬路，走到等待電車的地方。

電車來了，然而號碼不對，他又把眼睛去看這街道。兩旁都是巍巍的大洋房，倨傲和有力的盤踞着，像什麼神話中的不動的巨獸。他心想，像這些大洋房，每天所發生的是一些什麼事情呢？也許——其實是常常，一種出人意外的罪惡，不就是在一個非常富麗堂皇的房子裏面發生的麼？

於是他熱望着有一件和他發生好感的東西，然而終沒有，而電車的鈴又鏗鏘的響來了，看號碼，是對的，便在第二人的後面也跳了上去。

電車的震動又使他恢復了原有的狀態：一種迷茫的，摸不着邊際的，對於他

自己的生活的觀察。這觀察的結果又是自自然然的把他引到悲觀中去。他的這種意念又活動了：一個人，活着，忍耐一切困苦的活着，爲的是什麼呢？說是爲人類麼，他相信，他自己並沒有這樣偉大的愛；爲自己，則給自己的，還不是只有那更大的困苦？

他並且想：辛辛苦苦的來創作，並且是，什麼也不爲，更不會跟着什麼大將們搖旗過。充其量說，創作只是想創作罷了，然而從別人得到的是些什麼呢？同情麼，評論麼，都不！只是一種通病的嫉妬，和無故的毀謗，以及有意或無意的亂加以某派某黨的屬於嘲笑的頭銜，如是種種。

想着，慢慢的，他真個又灰心起來，覺得生活着一點也找不到趣味，意義更不易明瞭了，而且——這社會真不合適於生存他這樣的人……。

然而在這時，一種極強的反抗力就衝動了。

『應該在不合適於自己的社會裏生存着。因爲，舒服的生活會使心靈變成了

近於無感覺的麻木的狀態……滿着刺激性的困苦的生活，一切創作就從其中建設了基礎！』這種的語句不住的向他鼓勵。

因之，那暮靄一般的黯澹的思想忽然消滅了，堆在他心上的，只是燦爛的朝霞似的，許多生活的勇氣，他覺得詫異：在一瞬間，對於生活的感覺會走到如此不同的兩極端！

他好像得了一種新的見解，興奮而且決心的，默默說：『在困苦中細細的看出真的人生來，這就是我所以要生活着的緣故了！』

於是他又想到他的著作，稿費，以及瑣碎的屬於飯之類的問題。

無異君的事情確實是想得太多了，然而這不過只是十分鐘的光景，電車正停到『大白鳴鐘』那一旁。許多人擠着下車，許多人又擠着上來，無異君就在這互相擁擠中，走到馬路的一旁，又踉蹌的穿過那寬闊的滿着行人車馬的馬路。

他照着『街道指南』上所指示的曲折的線條，却是很倉皇的，找到了棋盤街。

在這街上，像尋食的餓鷹一般，無異君把眼睛到處去望，一面就默默的想，而又担心着看不見那『疏星書店』的招牌。

『疏星書店』是一幅紫藍色字的旌，飄飄的懸在街的那頭。

無異君暗暗的歡喜，同時又是非常徬促的，走進了那店門。他掏出了一張自己寫好的名片。

『找啥人？』是一個上海小白臉之類的漂亮的伙計。

『編輯先生或者經理先生——』

『都勿來！儂有啥格事體？』眼光和口語一樣的輕薄。

『那——請你借一張紙，我留下幾個字。』

『勿用！儂說，有啥格事體？』

無異君躊躇着了。

『他們什麼時候來到這裏呢？』

『勿定規！』

那大門口進來了一個買書者，這漂亮的伙計就走開了。在峭壁一般的書架旁邊，他覺得，站着，惘然的看着，彷彿是走到荒野一般孤單的，只是一個人！

這寂寞的被冷淡的情形，登時的，使無異君幾乎有了想哭的感覺，而思想就轉到鉛一般黯淡的生活中去了。

他抱着悲哀的心情走出這書店。

*

*

*

*

這一夜無異君辛辛苦苦的編了一本小說集，寫了一篇長序。

『共統有六萬多字，序不算，至少可得一百五十塊錢，那末離開上海或是再轉到北京去，都可能了。』睡不熟就是爲了這一點點思想的緣故。

第二天下午，在大大小小五光十色的電燈發亮時候，無異君又踉蹌的走到望平街。兩旁店鋪裝飾的輝煌，幾幾乎成爲一種迷亂的世界。然而也就更容易見到

『夏雲書店』這四個雄勁磅礴

進門了，無異君就非常

賞他作品的一個被大家稱做『經理的三木先生』。

又是一個屬於上海的漂
彷彿是預感着什麼不幸的事

然而隨着他就驚異了，

個笑臉，而且那謙樣虛，一

『請坐，請坐，』而其實

無異君覺得，自己是如

『哦。你就是無異先生，

無異君正爲難去回答，

『這信是短短的，直得這樣老看麼？』無異君想。

『大作呢？』

無異君非常窘促的遞上了一捲稿子。

『我們非常歡迎！』三木先生把稿子收了。『尊著酸橘那本小說集，我早就拜讀了，覺得像中國現在的文壇這樣沉悶，正須要有這類的作品產生，結大家一點新的口味……可不是？中國現在的文壇是怎樣的沉悶啊！』

無異君極力的想，然而找不出一句相當的語去回答，於是只好默着，而且覺得自己的心中，是充滿了苦悶和無聊的情緒。

三木先生又接着開口了。

『那末，這本大作，作風和酸橘一樣麼？』

『有點相似吧。』

『那很好……（三木先生作一會兒思索的樣子）不過，在讀者方面，却是歡迎

關於戀愛和性慾方面的作品，像這類作品就非常的暢銷，說不定一個月中就可以再版兩千本的。自然咧，在書店方面，爲了營業發展的緣故，也不能永遠只印行那種售不上一千本的東西，雖說有藝術的價值，譬如說，描寫是深刻那類的作品。（三本先生又緊緊的蹙一下眉毛）真沒有辦法！其實，戀愛和性慾方面的作品，只要寫得好，也未嘗不可以寫寫的，可不是麼？好，這一本大作，今夜我就靜心的拜讀拜讀，……無異先生不是很急於離開此地麼？有什麼要緊的事情？在上海逛兩天也很好的，可惜現在新世界給外國兵住去了！不過大世界也有滴篤班……無異先生逛過麼？逛逛也未嘗不可的，做文章的人是什麼地方都應該去走走，可不是麼？……』於是三木先生才做了一個微倦的遣客的表情。

『好，明天見！』送到店門口，又過分親熱的說了這一句。

剛剛走到街心，無異君就忽然覺得全身了解放；在心上，也同時消散了一種受害的，苦悶和屈辱的壓迫。

『我現在是真正的感到，一個囚犯得了赦免之後，是怎樣的快樂啊！』他想到然而憂慮又悄悄的襲進了他的心，使他近乎絕望的慘淡的覺得，在那種人的編輯先生眼下，他的書是絕對不能換得洋錢了。

慢慢的，而且是完全頹廢的，無異君走到兩旁滿着估衣的石路的那一段，忽瞧見一個穿紅綢短衣的青年的女人，遮遮掩掩的站在一根電線桿底下，這情形便表示她是一個任何人都有權力去蹂躪的所謂『野雞』了。

這時無異君就陡然無限感傷和悲哀的望着她，並且有一種力在壓迫着他，要他去緊緊的抱住這個完全和他處於兩個宇宙裏的女人，作一個任情的痛哭。

無異君幾幾乎這樣的放聲大叫：

『你永遠被人凌辱身體上的每一處，我永遠被人凌辱靈魂中的每一部，我們的命運是同樣可悲的，或者我的還更甚於你！……』